

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臺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
李業有終盡愁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龍共勝李業猶前
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瞻被殺南史

王瞻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宋明帝時為王府參軍
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從膝唯余
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蕭嶷少時早與瞻
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蕭贖時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
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措賢愚何如殷道
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贖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
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贖銜之未嘗形色瞻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

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攘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
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吐延傲慢見刺晉書

吐延乃吐谷渾之長子也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羗酋
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統拔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
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
葉延速保曰蘭言終而卒

謝綯慢舅南史

袁湛字士深宋武帝時位歷太尉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
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綯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
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

靈運放逸被害南史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謝玄孫也家文帝時遷侍中靈運遊娛宴集為御史中丞傳隆泰免官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堂自如寧南山伐木闢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峻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顛曰得道應瀟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琇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佚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惶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謀存利人政慮汎湖多害遂命言論傷之顛

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放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以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張纘盃酒殺一人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改遷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三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弄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燕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張纘拒客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梁武帝詔曰
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
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
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超不協敬容居
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

張纘忤物 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武帝時徵為吏部尚書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
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
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
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歿下之衡定太子
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弟

彌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與
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王騫傲慢見黜 南史

王騫字思寂仕梁武帝為中書令時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
寺騫為僧主在寺側者即王道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
之欲以苑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對又脫畧帝怒
遂付市評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為性
侈於味而儉於服類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教或
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暎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

韋粲傲誕被出 南史

韋粲字長倩梁武帝時官番外兵參軍身長八尺容觀甚偉
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皆前輩才名之士與粲同府並亡年

交好及晉安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
領直後嚴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紫以舊恩任寄綱
密雖居職累從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居不為時輩所評右衛朱异
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
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
甲度高徵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辨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
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
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

始興餉錢戲淑南史

袁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
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穆壽驕慢諸父北史

穆壽魏太武時龍圖閣學士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與
崔浩等輔政人皆敬壽獨陵之又有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
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
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今諸父餞餘為時人鄙笑

王羆輕侮權貴北史

王羆字熊羆魏孝文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孝武西遷羆拒
潼關人心乃安宇文泰聞而壯之後移鎮河東以功封扶風郡
公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
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漸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
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

王羆率鄉里有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恠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比目此類也

趙修淫慢致犯北史

趙脩字景業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魏宣武帝踐祚愛遇日隆旬月間頻有轉授帝幸其宅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帝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家財多賜修修之葬父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王顯甄琛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櫛謀匿玉印事高摩乃密以聞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是日修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檮楠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

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修素肥壯鞭後得喘急乃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魏收荊輸方叔北史

魏收字伯起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詣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荊輸之比卿荊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慕容儼傲慢不屈北史

燕主慕容儼字恃德容貌穎出郡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

兵法介朱氏敗歸齊高歡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琅邪王儼受諸父拜

北史

琅邪王儼字仁威齊武成帝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亦捧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帝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圖符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仗不得入自言

亦捧棒應聲碎其鞍馬為人陳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車殿以視事皆拜焉

崔儼不遜

北史

楊素開皇中封越國公時方貴幸重重崔儼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不騎迎之儼繫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欲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柳述驕逸被執

北史

柳述字業隆隋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龍憚述每陵侮之數於文帝前面折素短判

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迷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快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世基縱儼貪賂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仕隋煬帝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携前夫子夏俠儼入世基舍而頹鄙無賴為其聚斂粥南宮賈

楊暕父子相疑北史

齊王暕字世肅煬帝之子也美容儀疎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少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禁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表該皇甫世基庫狄仲綺陳智

偉等來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
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歲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
二人誦靡而過矣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令還主
仲錡等詐言主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
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吞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
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東都營第
大門無故閉聽事被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從帝幸榆林
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於汾陰
痛詔陳以千騎入陳陳大獲帝幸以無功帝不有得也
臣又京兆人達通七女其女一也其女一也其女一也
其女一也其女一也其女一也其女一也其女一也其女一也

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
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
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則於第內酣宴
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為歡名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
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
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拔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
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泉
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
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終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
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
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惧心不自安又帝在
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

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疎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
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捕暎時尚卧未起賊進暎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暎猶謂帝令
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

王胄恃才忽人北史

王胄字承基隋煬帝大業初博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俊鬱
鬱於官每有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
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
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仁恭比克用致敗唐書

劉仁恭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初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
恭募士千人定其亂仁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

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于克用請步騎一萬求取幽州封府
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與其兵昭宗乾寧二年克用擊
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復與其兵救
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
盡囚太原玄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
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
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節度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
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媢謂曰旄節豈可為假長安本色耳
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
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
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疆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

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逐戰偽不勝守文躡比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興邢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鷓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沼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以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無所憚意自滿後方士王君

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董玉為錢歛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嶺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丞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也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李煜驕縱召征 五代史

南唐主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丙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宋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

裴皞見宰相不送迎 五代史

裴皞字司東世為名族以文學在晉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

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請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既作相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五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為當

胡大監稱蒙正渴睡漢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宋太祖為相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誌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翰君一壽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儀鳳有簡傲之風宋史

劉儀鳳字韶美孝宗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在朝十

年有歸即匿其車騎高其門戶客至無視疎言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諸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復修撰起知邳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躑躅一跌遂不振

心術

謀心不善行術數者

鄭伯設心害弟左傳

魯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為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命西鄙北鄙貳
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鄭之也

強忍

剛強殘忍者

宋康王射天竺地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鷩於城之隅使史占之曰必霸天下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天
下速成故射天竺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
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區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從簡襲骨取鏃 五代史

萇從簡嘗中流鏃入髀骨命二取之工無良藥欲襲骨

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其亟鑿，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其為人剛暴難制如此。

殘忍

殘賊虐害人者

董卓斷舌鑿眼

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築郿塢，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者，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曹操峻刻

魏書

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

曹然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造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心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謝於庭中。操謂曰：「晚可解死邪，遂殺之。」

曹操殺姬假主者為眾

魏書

曹操有幸姬，嘗從書寢枕之臥。官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操曰：「以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吾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二苟酷刑

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遷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晞曰屠伯其弟純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宗越好殺南史

宗越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大司馬行參軍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宗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撫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常參差及沈攸之伐殺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擄士為之語

元不遜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殺我

明帝殺母留子南史

宋順帝養母陳太妃諱法宗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言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殺以言又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妾所愛者養之順帝柱陽王休範子也帝立以陳昭華為母

陳莊刺髮南史

會稽王莊字承蕭陳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

高聰刑妓妾北史

高聰字僧智魏孝明帝踐祚出為幽州刺史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遑他人並令燒指

吞炭出家為尼

朝義殺弟及無辜 唐書

史思明突厥種類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薛于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史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誠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偽比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王藤於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俱擁兵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凡此二者無一長少悉誅

放勳好殺 宋史

張勳太祖時為刺史兼監使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便罹鋒刃者及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軍何以安乎

殘害骨肉

戕殺宗族之類

楚王瑋誣殺汝南王 晉書

汝南王亮晉宣帝第四子也時為太宰與衛瓘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其有廢立之謀遣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白外有變亮不聽俄而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詔其可見乎公孫

宏促兵攻之長史劉準曰必是姦謀府中多士猶可距戰又弗聽遂為牽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時大熱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

齊明帝殺宜都王南史

齊明帝蕭鸞為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誅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賈藥往夜進聽事鏗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時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齊明帝鸞殺子倫南史

齊巴陵王子倫齊武帝第十三子也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太守後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

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身家舊人今街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之而死時年十六

齊明帝殺子岳南史

臨賀王子岳齊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誅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歎息曰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前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

嗚咽涕泣衆以此報知其夜當殺戮也予岳死時年十四

齊明帝殺子琳南史

南康王子琳齊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泰為已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時年十四

梁元帝攻蕭譽南史

梁元帝圍河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以蕭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遠矣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乎日大敵猶禦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臣

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來或弗亡夫征戰之理我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蕃屏解宗鎮雁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給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淹泣

延和害樹北史

元坦字延和魏咸陽王禧之子也咸陽王禧死諸子貧其兄樹為彭城王魏所收養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且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乘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

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文宣殺姪北史

河間王孝琬齊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城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去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文宣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入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班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投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無大家也楊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焚不從帝聞便

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盡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過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齊昭帝殺姪北史

北齊孝昭帝演高歡第六子初帝與濟南王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以鄴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畧行鴆毒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天狗下帝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秦王殺建成元吉并諸子唐書

高祖時秦王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克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一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好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中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暹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之無功德疑貳相齊為蕭瑀憂秦王坊

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

劉晟殺洪杲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官

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劉晟殺戮諸弟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遣弟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景賢龍天素所敬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比自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惧不自安其友鄭健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懲儆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惧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是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

身殺

金熙宗殺胙王 金史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熙宗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孛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殺熙宗飲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狂妄

狂恣妄為者

楚靈王詬天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歸

項羽違命僭妄 前漢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
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
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
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藉力也懷王
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

廣陵王荆謀逆自殺 後漢

廣陵王荆光武建武十七年封山陽王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
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歎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
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彊得書惶怖即執
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
羌人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為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

謀者圖使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王謂曰我欲
先帝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言之荆陰恐自
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令相如故
使相中尉謹看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
請誅之荆自殺

陸雲因笑落水 晉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常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
疾不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冠纏髮雲見
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縑經上舫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
笑落水人救獲免後晉武帝成都王穎以雲為前鋒都督

司馬紘馳騁無度 晉書

司馬紘字偉德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遷大

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
門讓還三印貂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
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
詭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
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官下其國嚴加防錄

王始安稱帝號

晉書

晉安帝隆安中慕容德據廣固僭稱帝為南燕時妖賊王始
聚眾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
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安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度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鐐築之仰
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樊世與秦主爭婚

晉書

符堅稱帝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家也
有大勳於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不
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
頭於長安城門不爾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
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
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
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

洪喬投書 晉書

殷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宋廢帝淫昵無恥 南史

宋後廢帝劉昱即位元徽五年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輦管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適

宋劉昱好乘露車 南史

宋後廢帝制露車一乘施葦乘以出入從數千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望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劉詠失對 南史

武帝時劉詠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既曰皮重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將江濱歎秋望之美詠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李弘妄稱聖主 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帝當王蜀益州刺史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二月三日會更出逐斬之

陳暄藏藏 南史

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陳文帝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

善精間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髮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延宗驕縱不道北史

安德王延宗齊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齊文宣帝所養年十二猶騎置服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悉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齊孝昭帝聞之使道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千人以因試刀驗其利銳驕縱多不法齊武帝使捷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業興妄言見志北史

李業興齊文襄時外府諮議參軍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至聲色加以謗罵又躁隘凡論難之際無需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韓鳳順目張拳北史

韓鳳字長鸞齊後主時為北徐州刺史鳳恒帶刀走馬未曾行順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啖曰恨不得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業刺王好獵不道唐書

業刺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喜鷹犬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

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備夜潛出潘民家府門不閉宇文歆
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實証縱獵民田縱在
右攘效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
與共守有詔召還

劉文因酒殺人 唐書

劉文憲宗時人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
讀書能為歌詩然待故時所負不能悅仰貴人常穿屨破衣
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樂
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
事語不能下賓客各持愈金數斤去曰此使墓中人得耳不若
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齋骨不知所終

董昌記神詭衆 唐書

僖宗時拜檢校大尉討隴西郡王宴自侈大託神以詭
立生祠劉香一為軀內金玉繞素為肺府冕而坐妻媵
衣百匹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祀蜀州為土馬獻祠下列
身請以給言七焉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
曰愛使人捕沈鏡湖昌不為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
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容祠前始罷權鹽以
昌後稍端法於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
昌恩部列其為善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
其憐憫者死用人亦取勝者

漢志妄自侈大 唐書

漢志妄自侈大 唐書
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

漢公恨嘗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瑄得罪乃授
唐信宗在蜀貢輸踵驛而帝悅寵其軍為
漢軍即授節度使以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卿
命乃非吾尚誰執隳采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
能斬白蛇何畏一木後為董昌所敗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白
蛇斫其母妻二屯杜維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宏
曰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
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遼主德光焚桑五代史

德光太祖阿保機子也後晉出帝時德光傾國入寇圍
鎮州分兵攻下鼓城守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與

杜重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
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

麻衣向闕啜哭 金史

金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哭且哭詰
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寬重典上
特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譏訕不坐法司唯以君門
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魯郡孔子墓前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樹有二株先
倒於上人崇敬莫之敢犯宋武帝子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伐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非焚與之河重外西畫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悖逆傲慢者

義恭盡伐孔廟栢樹南史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
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宋武帝子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伐
取父老莫不歎息

蕭綸免官南史

邵陵攜王蕭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
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
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
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常逢喪車
奪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
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衣
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
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轎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
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
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

朱齡石割瘤南史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

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
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頸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高駢無功肆醜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為淮南節度使時黃巢壁上饒
會眾疫癘駢遣將張濬進擊之巢大惧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
之當此時昭義武寧等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奏賊已破
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擊殺張濬乘勝
度江攻天長駢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駢兵終不出賊北
趨河洛會二雉雠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
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
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分
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虜暴隙遂

搆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為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始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淳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撓敗詔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割席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部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

馮道欺慢世宗 五代史

馮道字可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周世宗即位劉旻文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吾嘗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定天下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自將敗旻于高平

剛暴

剛強暴虐者

項羽恃強專殺 前漢

項羽既釋沛公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凡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伯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彘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甯成治如狼牧羊前漢

甯成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吳質按劍叱鑠魏書

吳質文帝時為振威將軍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其名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

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恚怒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唯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王育叱攸晉書

王育字伯春武帝時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鴟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王如殺稜見戮 晉書

王如初為新豐州吏晉懷帝時遇亂潛結無賴龍衣破一筒杜絕軍又破襄城多殺令長以應之眾至四五萬於是大掠河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石力並屈遂還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征殺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軍梟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同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問稜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

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劉渾戲射 南史

武昌王劉渾字休深宋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技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殿騎省戲因擊弓子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

周奉叔暴戾被殺 南史

周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父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齊鬱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腹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轡朝士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與

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國執不能得乃令蕭謙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謙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李冲忿怒青彪肝裂而死北史

李冲字思順魏孝文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及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為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

知侍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衽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銜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効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其彪前後慙慙頓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罵辱詈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罵稱李彪小人醫者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

高昂劫掠鄉閭咸畏北史

高昂字敖曹魏莊帝時除通直散騎侍郎幼微時便有壯氣及長傲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

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
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
敢違忤兄乾求悻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
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
父次同常擊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
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鋏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家對之曰老公
子生平畏不得一鋏土今被誅竟知為人不

承嗣奪婢殺喬之 唐書

武承嗣則天時為文昌左相性暴輕稔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
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
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雷滿攻劫州縣 唐書

雷滿為人克悍僑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飢滿與同里人
區景思等聚諸蠻為盜統土團軍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
滿節度使滿時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遂襲破荆南不能
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
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
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

郭進以嚴臨下 宋史

郭進有才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寘於死居家
御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
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御下嚴毅若此

張詠嚴猛 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登進士遷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改御史

中丞轉工部尚書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更恚曰非斬某此初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

文彥博斬卒 宋史

文彥博仁宗時遷樞密直學士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廡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耗乃婦

暴虐

暴橫酷虐人者

紂其伯邑遺美文王事文類聚
文王長子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歟食其子羹而不知

董卓非理刑人 魏書

董卓漢獻帝時為太師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疋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衣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部官過殺之

石邃無道 晉書

石邃後趙主石季龍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官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阿利虐殺工匠 晉書

夏王赫連勃勃以比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

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
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
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
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
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
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
都可以保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
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比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
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顯度酷暴

南史

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宋孝武帝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
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

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裸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
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侯景嗜殺

南史

侯景字萬景初梁武帝時為河南三大將軍性猜忍好殺戮恒
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
割舌鼻經日乃殺之

高澄剝景妻面

南史

侯景梁武帝時既南奔梁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
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梵燧室後齊
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並者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熾焉

梁武帝輕信王足

取丁築堰南史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兵鈔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怒之

世明戒世茂是惡也

桑乾王暉魏獻文皇帝之孫咸陽王禧之子世茂性傲狠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克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朱榮因戮殺人北史

魏末在帝時朱榮為天柱大將軍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司馬子如任請殺虐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業初與高歡相結託分義甚深魏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平郡公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宿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子蓋嚴酷北史

樊子蓋隋煬帝時留守東都屬楊玄感作逆逼城遣裴和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和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無敢仰視玄感晝銳攻城至則摧破會來護兒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未嘗負敗惟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魚贊凶暴北史

魚贊隋煬帝時拜車騎將軍性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斃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於家飲藥而死

弘嗣捶人生蛆北史

隋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元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

王文同暴虐被劾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以軍功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

少卿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菓食者以為祇妄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官亦有違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朱粲賊人唐書

朱粲初為縣史隋煬帝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眾十萬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廬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掠為資軍食匱乃取小兒煮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他國有人我血無

儲我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細弱以益糧初引陸從顏愍為賓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逃盡粲又數敗遣使乞降高祖以御史大夫段確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贈人多矣若為味粲曰敬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愕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并從者數十悉獲食之以享左右

竇執殘暴唐書

竇執字士則唐高祖時為大丞相諮議參軍後至左僕射從戰伐有功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未嘗解甲有不周命者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斬并斬之其殘暴如此

仁果夫妻酷虐 唐書

薛仁果多力善射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軍中號萬人敵性賊
悍每破陣俘囚必斷舌刈鼻或春斮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撻人
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虐仁果又多殺人
淫略人妻妾後秦州取富人倒懸以酢注鼻或杖其陰以求財
父舉茂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畧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
後果敗降

承乾荒樂 唐書

常山愍王承乾唐太宗之子也襲璽為鎧列舟楫勒部帥與漢
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
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
不定後卒以及狀廢為庶人

直方致鳥群樂 唐書

張直方唐宣宗時為盧龍節度副天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
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使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
罟於道常宿衛不時入下邳驍衛將軍奴娣細過輒殺積其罪
眾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高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被羽林統
軍縱部下為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
皆識之見必羣噪

王紹鼎彈射路人為樂 唐書

王紹鼎字嗣亮宣宗時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淫酒自放
性暴厚哀歛并樓彈射路以為樂眾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
贈司空

黃巢殺八萬人洗城 唐書